

靈異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8、27頁)

從戴笠墓被毀談起

楊修滿

德行潤澤萬人心田

近幾年來，爲了珍惜晚歲的時光，心中想以「飲水思源——話往事」爲題，寫點回憶，因精神不好寫得費力，進度很慢，所謂「飲水思源」除了父母養育之恩外，乃是我在求學時代的文學校和軍事學校各班隊，以及進入社會後爲國家服務期間前後四十年中有關我的恩師、長官、同事、同學和鄉親等，對我許多的提攜與厚愛，願一撰述經過，感恩懷德。其中使我難忘，最崇敬者，首先是戴笠先生，（戴先生字雨農，下稱雨公。）他不僅是我的恩師、直屬長官，亦爲我們軍統局的大家長，他受到千萬人的崇敬和熱愛，有關雨公的行誼以及他特殊的傳奇風範，前後有黃天邁、喬家才、費雲文、楊明堂等學者專家，發表著作，宏言議論，何只千言萬語，其內容，概括說來，是戴雨公的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和德行，他的德行潤澤了千萬人的心田，蔚爲他的部屬、學生以及全體工作同志，盡忠報國，努力奮發，勇往犧牲，前仆後繼的精神。功在國家，永垂不朽。我這裏不是在寫雨公的功勳志業，僅是報導他在南京的墳墓已被毀壞了。回憶民國三

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午後二時，雨公座機於南京中華門外岱山失事墜毀，當時同機人員，連同坐機組員計十八人均遭殉難，如今已是四十六個年頭了。當時殉難的現場，和次日假南京市中山東路三五七號軍統局南京辦事處所設置的靈堂以及公祭和出殯時那般的情景，白馬素車，隊形長達兩公里，莊嚴肅穆，淒風苦雨，天人同悲，往事歷歷如在眼前。尤其在公祭時，先總統蔣公介石親臨祭弔，親撰輓聯：「雄才冠羣英，山河澄清仗汝績，奇禍從天降，風雲變幻痛予心」，上方橫聯：「碧血千秋」等哀榮經過，如今我們心裏仍隨時在憶念之中，自從政府開放各界人士到大陸探親後，我首先最切的願望，就是要到南京拜謁戴雨公的陵寢。

墓穴炸成一個深坑

幾經籌劃終於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中旬，飛香港轉上海經蘇州至金陵，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我小兒楊大成及當地的一位親友周君陪同，專程前往湯山靈谷寺右側山坡地展謁戴雨公的墓園。雨公墓園，在靈谷寺右側山坡的地形，我極熟悉，因爲自民國三十五年春初至三十七年秋天，我在南京首都衛戍總部服務，這一段時間，我曾多次

前往，原想不必請人帶路，就可識途，殊未料到，在我抵達現地後，因爲墓前的牌樓和門柱已被拆除，原有到墓前的車行道路，竟是亂草叢生，顯然有被封閉現象，經過察尋，不知方向遠近。經周君回到靈谷寺向一位老年人詢問，承他遙指方向，我們在草叢中，慢步行走約十來分鐘，始發現墓前原設的花圃，這才認定陵墓所在的地點確已找到。不幸已是面目全非。我們在現地詳細觀察，得知數十年來，已無行人到此，未留有任何痕跡。只見一片荒蕪，在密林亂荆的蔭影下，荆棘叢生掩蓋了整個的墓園，掩蓋了三面圍牆，真是荒烟蔓草埋沒了一代忠魂英烈。爲了查看雨公墓位所在，經由我子和周君以墓園前花園正中央爲中心點向上正前方，合力撥開樹枝荆草，引我跟進，仔細尋找陵墓所在位置。在困難的行進中，我兒子和周君雙手被荆刺傷而流血，當時我心中感受到，四十六年之後我們仍然在爲戴雨公流血流汗而自豪，經行走二十多步後始抵墓位。低頭注視，驚見卻是一個深坑，深約丈許，坑的週圍約有三、四十坪之大。我約略估計至少要使用五十磅 TNT 炸藥，才能炸成這樣大的一個深坑，否則不可能有那股大的破壞力。坑中除了生長些

枯草外，盡是亂石和黃土。經過定神沉思，如今雨公的墳墓早已被徹底的摧毀了。

掩面而泣淚灑墓園

當時我的眼前，只覺山石在哭，草木同悲，寒風刺骨，不禁悲從中來，我掩面而泣，淚灑墓園。頓感淒涼，一時不知所措，只好合掌唸佛。為雨公哀禱。

我腦際中立時縈繞著戴雨公的音容顏貌，想必雨公在天之靈得知，我在為他的墳墓被毀而悲泣，最後，由我和周君左右扶持離開了墓地。我們在墓前花園台階上坐息。停留片刻，情緒稍覺穩定，即行面對雨公墓位前，就地三跪九拜。以慰雨公在天之靈。後經巡至墓園右邊一處圍牆（能清楚見識者），這一圍牆由前向後有傾斜坡度，低處高度約三尺，中高度約五尺，再高度約一丈左右，牆之立點間有S型的圖案，圍牆建材據說係出自浙江昌化雞血石，每塊石板寬長度約一尺五寸，直長度約一尺許，厚度約五寸多，施工堅固，整個圍牆，共長一千五百多尺，這項大工程係當年有名的陸根記營造廠，陸根泉先生所承建，非常美觀，陸根泉係戴雨公生前好友，我就以上情形就地目測繪製略圖，拍些照片。一直在墓園裏逗留了二個多小時，始以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令人悲傷的墓園。本來計劃此次大陸之行，拜謁了戴雨公墳墓之後再至他處一遊，因見上述情形，身心感到不適，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由南京飛香港返回台北，經過休養，在沉思中簡述金陵之行，對雨公墳墓之被毀，所見所

聞，謹書兩語：「白骨無存痛萬世，黃土猶在哭千秋。」以誌感傷之情。

冥冥中的付託賜予

由於大陸探親，謁戴雨公陵寢驚見他的墳墓被毀，回憶起近十多年來，戴雨公對我在冥冥中有所付託、賜與、和身心安頓等情事，謹記述如後。民國六十八年九月間，我在一次夢中，見到戴雨公，夢中見到他的莊嚴一如往昔，慈顏仍然和藹可親。惟見他的神情似有欲言不言之隱情。我在夢醒之後，心中却感到不安和思慮，莫非戴雨公在陰府裏受了委屈嗎？晨起後立即到芝山岩山頂往謁戴公祠，祠門緊鎖，我立於門前行三鞠躬禮。默念祈禱戴雨公九泉之下能得安息，此後數日內，我心中仍是不得寧靜，於是到圓山忠烈祠尋見戴雨公靈位，在忠烈祠西廂正廳內，見到戴雨公遺像，他的靈位與黃百韜上將併列，細看他的生平事蹟稍嫌簡略，他的籍貫本是「浙江、江山」竟然誤書為「浙江江西」，如此情形，我當時立即領悟夢中所見雨公欲言不言之神情，我立即專函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沈政民兄（現任上海印刷廠董事長）請派專員洽商更正，一週之後得到沈政民兄回信，已經辦妥更正籍貫為浙江江山。我再往查看，心中立即得到平靜。

我有位世兄蔡明貴，他的夫人嚴農女士是我的義女，他們要移民加拿大蒙特羅（MONTREAL CANADS），他們在台開設一家頗具規模的「笠達航空貨運公司」，要我担任董事長職務，我以平生軍旅，對有關商業之經營，沒有專門知

識，不願就任，惟因見公司招牌為「笠」字乃係戴雨公的大名，我即欣然接受，為時七八年來，一至今，對我的精神及生活上來講多有鼓勵作用，每遇困難，我默禱雨公祈求指引，困難隨即解除。

我原住士林大東路大街上，因為近年來社會變遷繁榮，原住處，受空氣污染缺少活動空間，一出門口車輛行人相互爭道，一不小心安全堪慮，我近年來患有心律不整，左眼白內障，視線不好，行動緩慢，極想能有適當的安頓身心之處。每以搬家為念，期望能安度晚年，曾與我子大勇等遍尋安身之處，在天母、大直、內湖、外雙溪等住宅區，尋訪多處，均無理想住宅。

夢見雨公得到指引

某天夜裏我又夢見雨公和我談話，面帶微笑。我平時晨起散步，多在士林園藝實驗所附近，這天早晨我走向芝山岩，途經雨農路，見到福州國小後面正在興建住宅，坐東北，朝西南，門向福州國小操場，約五千坪空間視野廣闊空間大，空氣清新，地處寧靜，停車方便，主要原因是雨農路上，有雨農市場、雨農書局、雨農醫院，有老友毛鍾書、張我佛等住在附近，可以經常見面，頗有守望相助的親情，我立即決定遷居此處。住此之後，一切平安，足以安頓全家老小，身心舒暢，目前雖覺「居安」但時在「思危」之中，謹賦七言俚句以抒胸懷。

人海浮沉半世間，飽經患難到晚年。
榮懷皖廬家山遠，小築芝岩野岸邊。
登樓放眼看山景，欣幸老友常往還。
和平建國肩任重，期待後進繼前賢。